

談 心

(續完)

珠 文

法華經常不輕菩薩說：「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這就是由平等真如自性中所流露出來的心聲！而不輕慢即是辭讓。儒家亦謂「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對，謙恭辭讓是人人應有的態度，是處世不可須臾沒有的美德。因為「驕傲使天使淪為魔；謙遜使凡人彷彿如天使。」（奧古斯丁語）我相信誰都不願意讓自己生活得像魔鬼一樣，我更相信誰都希望自己成為和善的天使；因此我們應該以辭讓之心來限制自私及自滿，限制誇張自己的稱頌及功績，限制奢望及貪慾，使辭讓之種子，在我們的心靈上發芽、滋長、開放崇高的花朵，結成美德的果實。但，千祈不要誤會一個懂得謙恭讓辭的人是自卑，而是一種謹慎小心，避免過分高估自己的克己工夫。所以T·摩爾說：「向上級謙恭，是本份；向平輩謙虛，是和善；向下級謙遜，是高貴；向所有的人謙恭，是安全。」我們可以說，對諸佛菩薩，以及一切聖賢的恭敬，是本份應該的，對於一切同輩者的恭敬是和諧與親善，對於一切下輩的恭敬是慈愛與悲愍，對於一切眾生的恭敬是平等，是尊重對方本具的佛性。所以我們應該從平等真如的自性中，激發一種生佛平等的心理，而對一切

有情俱一視同仁，平等看待，平等教化，平等互助與救拔！這樣，自然可以實現人類真正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再沒有一切壓迫虐待，欺凌，打殺，辱罵等不仁道的現象了！

3 慚愧心：甚麼是慚愧心呢？慚是慚己，愧是愧他，對於自己的過失，感到惶恐與羞慚而思改過為慚；對於他人的過失，感到羞慚而內反省和策勉為愧。前者可說是一種反省的心理，後者可說是一種警惕的精神，這兩種心理可以幫助我彫刻成美滿的人格，和養成自尊的操守。因為人生是本具有向上心的，無論在學識，才能，道德，或社會地位方面，總希望達到甚至超過流行於所屬社會的最高標準，如果未能達到標準以前，那就顯得自己的卑劣無能而引為慚愧了，比方說，當我們覺悟到人人都有着一颗超乎時間，空間和物質的最高心靈——佛性，而且這佛性是「生佛平等，聖凡無二」的，然而諸佛已經獲得生命的自在與解脫了，我們為甚麼仍然是個苦惱的眾生呢？這當然是自己沒有進取的勇氣，和改過從新的決心的所致，因此，生大慚愧，尅己自責，懺悔往昔諸惡業，自以此以往，「聞過則喜，見善則拜」，對於自己崇高的覺性，和偉大的佛陀，油然而起景仰與嚮往，當此慚愧心生起的時候，自然會嚮導我們走上尊聖禮士，做聖學賢，進德修業的偉大途徑，再不會有甚麼嫉賢妬能，讒害，毀謗，無慚無愧等不健康的心理病態了，這與儒教所謂羞恥之心相同，朱子說：「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這就自己方面分開來的說法。等如慚是慚己，愧是愧他，其實慚與愧是分不開的。有慚必定有愧，有愧必定有慚，同樣，只要是惡，在自己當然可羞而亦可恥，在他人看來，既可惡亦可羞的，所以拿行為的惡做對象說，羞惡原是一事。不過從心理的差別說，羞惡確可分對己對人兩種。對自己說：羞惡之心是

一種自尊的情操，對他人說，羞惡之心是社會道德的觀念。自尊的情操可以使我們不甘居下，而激發向上奮鬥的雄心，社會道德的觀念，可以使自己趨善避惡，而逃避社會的批評與責備，所以綜合起來，慚愧之心與羞惡之心，同樣可以使人對於未得之善，有所羞慚而進取，對於已然之過，愧而痛悔，使我們自尊自重，不致於自暴自棄。所不同的是前者向上進取的對象是佛陀，所以有慚愧心的人生，最高的目標，就是成佛，而後者以堯舜為進取的對象，所謂：「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如是。」於是立志學舜，使自己也成為堯舜一樣，當自己未能和堯舜一樣以前，便引為羞恥，引為憂慮，「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這不是說明儒教之進取以舜為最高目標嗎？這樣，一以未得世間聖人法而引為羞恥，一以未證出世之聖人法而引為慚愧，進取心理是同一的，但優劣高下就有差別了！

4 慈悲心：慈者與樂，悲者拔苦，我們果能覺悟平等真理之後，繼而因自己未能獲得平等的真理為慚愧。由於慚愧心的逼使，而趨向善捨惡，立心尋求佛道，但一切沉迷苦海的眾生又何嘗不是和自己一樣，本具有平等的真理——佛性呢？但可憐他們仍然未能覺悟，於是對於一切眾生，情不自禁地從平等真如自性中，流露出「一種偉大而真摯的同情心，正義感——無緣大慈，興起一種悲天憫人的悲懷——同體大悲，自動地平等普徧憐愍一切眾生，自動地平等援助一切眾生的困難與解決一切眾生外來的威脅和生活的窮乏，自動地平等領導一切眾生從此漫漫長長的人生沙漠中啓發，向着真理之域浩浩蕩蕩地進行，這就是慈悲。這慈悲心與儒教的惻隱之心相同，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合作與互愛互助，都是從人類獨有的一點慈悲之心出發，假如人類喪失了慈悲的惻隱心，那麼一切道德都沒有基礎，人類社會也無法維持，而人也就喪失其所以為人的本性，現在世界上所以變為戰禍瀰漫，黑暗無道的場所，社會上處處表現着欺詐凌虐，屠殺吞併，殘暴無道的可怕現象，使人類生命日趨于危殆，使人類前途趨于黑暗的原因，就是人類喪失了偉大的慈悲心，同情感的所致。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那末，現在還是人的世界麼？不，現在已經是由人的世界，轉入阿修羅的世界了，我們若欲挽救人性的沉淪，轉阿修羅的世界，成為人的世界，那就應該從速展開慈悲的運動，本着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悲心來撲滅人間所流行的殘忍，冷酷，以及「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心理病想，而發掘人類本具人性中的慈悲與同情，所謂：「視天下之溺如己之溺，視天下之饑如己之饑。」於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儒家惻隱之心的表現，「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這就是佛教捨己從人，犧牲自己，以衆生安危為自己的安危的慈愛與悲憫。現在，教育家們睜着眼睛看青年的墮落，政治家們睜着眼睛看社會秩序的紊亂，佛教先進者睜着眼睛看着後一代的垂亡，睜着眼睛看世界人類的苦難，都漫不經心地仍然各謀各的富貴以尊榮貪圖苟安，這就是缺乏慈悲心。假如我們能够把人類那窒息已久的慈悲心發掘出來，使它活躍於人間，表現於社會的話，那麼，世界上自然慈悲代替了殘忍，同情代替了冷酷，援助代替了仇視的！所以佛教的慈悲心和儒家的惻隱，都是揭發人性的利器，促進人類禍福與共，息息相關的工具，

所不同的就是寬與狹的懸殊——佛教以九法界衆生為拔苦與樂的對象，而儒家只限於人類的同情救濟吧！

以上所說的四種心，既與佛教所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相類，那末，儒教不就等於佛教嗎？不，決不，儒教與佛教所說的理論，雖然有時也很吻合，但其闡理的深奧與膚淺，比較起來未免相差太遠了，所以當商太宰嚭問孔子：「夫子聖者歟？」孔子說：「丘傳識強記，非聖人也。」「三王聖者歟？」「三王善用智勇，聖者丘非知。」「五帝聖者歟？」「五帝善用仁信，聖則丘非知。」「三皇聖者歟？」「三皇善用時政，聖則丘非知。」太宰大驚起來說：「然則孰為聖人乎？」孔子動容而說：「吾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莫能名焉。」這不是顯明孔子不但自己不敢以聖自居，即三王五帝亦不足稱聖，唯一的聖人就是佛陀嗎？不錯，儒教窮其理亦不過是世間法的說明吧了，依于而行，亦不過完成一個世間的聖人。所人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由此可知儒教整個思想不過只着重于人道，以仁義禮智四端建築成人生美滿的人格而已。佛教則由人道進而尋求佛道，由解悟世間法的道理，進而求解出世間法的道理，以覺悟之心來窮究出世間一切諸法的總相，別相，原理，實性，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由於悟解法性平等的真義，故能以平等心來對待法界有情，一視同仁。進而以慚愧之心來斷惡修善，以慈悲心來自利兼他，這樣綜合起來，成為偉大的菩提心，學佛者在菩提心偉大的策勵與嚮導之下，不斷地循着菩提覺道，向着真理之邦邁進，直到抵

達莊嚴無比，光輝燦爛的覺城時，諸惡淨盡了，衆苦畢竟了，自利的行為究竟圓滿了，利他的積極行徑也究竟圓滿了，於是重新拾回自己失落已久的覺性，恢復人生本來的尊嚴，這時候再沒有妄心，沒有邪念，自然也沒有悲哀，沒有煩惱，有的只是靈明的覺性，皎潔的真心，以及解脫的自由的，愉快的喜悅心境，成為十法界中最尊嚴的一位覺者。怪不得吳書裡面說：「孫權問他的尚書令闕澤：「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乎？」闕對之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者何？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違天；諸佛說法，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這不是告訴我們儒教根本不能與佛教同日而語嗎？所以，我們的態度並非輕蔑儒教，而是希望世間學者們能以儒教的四端建立美滿的人格之後，進而「百尺竿頭重進步」地尋求人生究竟的歸宿，恢復人性的尊嚴啊！

己·尾 聲

話到這裡，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同時，我們對於心之為物，也得到一個基本的認識了！過去，我們沒有體察到心靈的偉大，更不知道我之與物，皆本此最高的心靈為中心點，所謂「物我同體」，因此，不是存心却物，便是絢物喪心，把自己陷於非理的生活中，無端製造出一連串的錯誤與災難，甚至形成今日社會物質越文明則精神越痛苦，越空虛，物質越進步，而精神越頹喪，越墮落的可怕現象，古德說：「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苦，痴人認作本來人。」這話沒有說錯吧？現在，我們既知道心為萬物之本體，不但是由生理心理現象幻聚而成的，遷變不居的人生，是真心的幻影，即宇宙萬有成壞變換的現象，也是唯心所現。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這樣心物一體，物我交融，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

物與我一體，假如我們能「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平其心論天下之事，定其心應天下之變」。那麼我們不但「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使精神與物質混合而不致對立，道德與生活打成一片而不致脫節。同時更可以達到康節先生所說：「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能以彌倫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裡人物。」使自己在心通透明之下，去豎立人生的理想，去建立理想的人生，而成為世出世間最完美的聖哲，這是儒教對於個人心靈發展的最高峯。而佛教的宗旨則重于：「明心見性」。「成佛作祖」，首先覺悟真心，知真本有，達妄本空，於是反妄歸真，不再為虛妄的幻覺——意識的羈惑，不再為不實的物質驅役，然後以平等心來打破階級的觀念，建立人類和平和諧的基礎，以慚愧心來懺悔既往的罪惡，改造自己不德的行為，而建立良好的真理的新生活，使自已成為德蘊于內而溢于外的崇高的品格，然後再以慈悲的心腸去指導眾生迷妄的心境，以真摯而偉大的同情心去撫慰眾生愴病而空虛的心靈，乃至抹去眾生心靈的陰影，沖散眾生心靈上的疑雲，洗刷眾生心靈上的積垢，肅清眾生心靈上的穢物，使自已與他人共同恢復心靈的和諧，心境的恬靜，與心體的純明，而成為世出世間最善美的完人，享受人生原始最高尚的幸福與快樂。所以佛教的真理確是治療眾生心理病態的儀器和良方，是建築真善美的社會的原料，怪不得各國學者，凡具有高深智識者無不異口同音地評讚佛法之善美啊！例如：

英國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說：「各宗教中，我所贊成的是佛教。」見當代名人演講集羅素講宗教問題。

美國薩拉及扶夫人 (Mrs. Miriam M. Salanave) 說：「佛教在其長歷史中，無時不向前邁進，他不但保持了與近代科學之並進，並且超出而立在科學的前面，佛教在今日，正與科學同樣地嶄新而適用，何以故？因為佛法是以顛撲不破的真理之理為基礎故。」

英國飽樂登博士 (Mr. Bernard L. Brough-ton) 說：「佛教為今日人類救星，現今研究佛學者漸多，實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雖科學哲學長足進步，然其發明之最如理處，要亦和佛法可通，況佛法有最甚深處，最廣大處，最真實合用處，決非現世之一切學術宗教所可企及！」

我國許壽棠先生說：「現在中國，雖稱民國，而外侮益亟，民氣益衰，一般國民之懦弱浮華，猥賤詐偽，視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無畏治猥怯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詭語治詐偽心，一面尊重歷史，整理國故，以養成民族的自信心。否則前路茫茫，何能有濟！」

穆藕初先生說：「佛教自可以糾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務社會，本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主意，做許多好事於世間，故余深信佛教於人生有大益。」

我們讀了各國學者對佛教的評論，便知道佛教確可以改造人心，而有益於社會了！卡爾說：「從前的哲學家是用種種之方法說明世界，現在我們的責任是在改造世界。」我可以說：「偉大的聖哲——佛陀，不但用種種權巧的方法說明了世界，而且實踐了改造世界，所以我們的責任，是應該負起佛陀遺留給我們最後的垂訓——改造世界的使命。」但我們欲改造世界，非首先挽救人心，或來一次心理革命不可，為甚麼？因為「古今之治化見于風俗，天下之風俗微于人心，人心厚，則禮讓興而訟端息。」反之，禮讓喪，訟獄興，這自然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所致，所以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又云「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我們欲革新政治，建立理想的國家，非從改導人心下手不可。尤其是當今人心的奸險，已達到焦點，而人心的墮落，已經降落零度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抱着「捨我其誰」的責任感來做模範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雄心，去共同負起改革人類不良心理的使命，推行肅清人類心理污穢的運動，使人心納于正軌，人類思想跑上正道，那麼，佛教的慈悲心，自然代替了人間的殘酷，佛教的平等心自然代替了階級的鬭爭，佛教的慚愧心自然代替了無恥而荒唐的行為，佛教的覺悟心，也自然可以打破人類糊塗心理的迷夢，顯露出我們高尚，純潔，尊嚴的覺性，放射出閃耀燦爛的智慧之光！那時候，我們的人生，該是崇高而理想的人生，我們的世界，該是善美而和諧的世界了！親愛的讀者們，請你們牢牢记著，一切唯心造，心淨則國土淨，心穢則國土穢，我們以愴痛而悲憤的心情來咒詛現實，不如以興奮而愉快的雄心來憧憬美麗的明天，以堅固弘毅的意志來創造未來理想的世界，豎立理想的人生吧！

影印 安士全書 徵求 預約

本書分上下兩厚冊，計四部分：一、陰騭文廣義節錄，二、萬善先資，三、欲海回狂，四、西方直指。現由本局影印卅二開本，預約每部十五元，至四月十五日截止，(逾期照定價發售) 出書後每部定價二十五元，四月底即可出版，希勿失之交臂也。

臺中瑞成書局敬啓

臺中市成功路三十七號 郵局劃撥：五二五七號